

原始閩南區方言的**iuk* 和**iok* 及其相關問題*

秋谷裕幸
日本愛媛大學

原始閩南區方言仍保存著原始閩語***yk* 和***yok* 之間的區別，前者發展為**iuk*，後者則發展為**iok*。但相應的陽聲韻卻只有一個，可以標作**i[u]ŋ*。原始閩南區方言中可能還存在著與**iuk* 和**i[u]ŋ* 相應的開口呼**[u]k* 和**[u]ŋ*。

關鍵詞：原始閩南區方言、原始閩語、音韻史、**iuk*、**iok*

* 本文初稿「閩南區方言中原始閩語***yk* 和***yok* 的表現」曾在「第十四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暨台灣學『蛻變的聲音』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2022年8月27日至28日）宣讀（線上），蒙評論人吳瑞文研究員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和建議。《臺灣語文研究》的兩位匿名評審專家亦提出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文中的錯誤一概由筆者負責。

1. 引言

Norman (1981) 所構擬原始閩語的**k 尾入聲韻如下：

| | | | |
|---------|-----------|---------|--------------------|
| | | | **yk 竹 |
| **ak 客 | **iak 壁 | **uak 劃 | |
| **ek 北墨 | | | |
| **ok 桌 | **iok 箸葉子 | **uok 郭 | **yok 剝縛曝曬曲局玉燭粟稻穀綠 |
| **ək 腹殼 | | | |

Norman (1981) 所用的閩南區方言是廈門方言和揭陽方言。這兩個方言都不能區分原始閩語的**yk 和**yok，都讀作[ek]。比如，

| | 原始閩語 | 廈門 | 揭陽 | 福州 |
|---|-------|------------------|------------------|-------------------|
| 竹 | **yk | tek ⁷ | tek ⁷ | tøik ⁷ |
| 綠 | **yok | lek ⁸ | lek ⁸ | lio? ⁸ |

本文把原始閩語**yk 的轄字稱作「竹類字」，把**yok 的轄字稱作「綠類字」。

以上廈門和揭陽方言的情況可以代表閩南區方言的一般情況，大多數閩南區方言不能區分這兩類。至今為止，Kwok (2018) 和張靜芬 (2022) 嘗試構擬了原始閩南區方言音系。Kwok (2018) 共用了七個代表點，即：廈門、泉州、漳州、大田、揭陽、潮陽和雷州。張靜芬 (2022) 則用了六個代表點，即：潮南、澄海、漳州、廈門、泉州和漳平。前者把竹類字和綠類字的原始閩南區方言形式都擬作了*uk (Kwok 2018: 102-104)，後者則都擬作了*iək (張靜芬 2022: 89)，都沒有做出兩類之間的區別。

此時 Kwok (2018: 103) 列出雷州方言中*uk 讀[ip]的特殊表現：竹 tip⁷ | 叔 tsip⁷ | 肉 hip⁸，並引用 Bodman (1985: 18) 對閩南區中山市三鄉方言中「竹」、「叔」和「肉」三個字之[ip]韻的音韻史解釋：

The final **ip** ... is a conservative form developed from ***yk** through a

stage **ikw* or **iuk*.¹

但郭必之教授卻沒有把雷州方言的[iɸ]所顯示的音韻史意義引進到他的原始閩南區方言音系中。

正如 Kwok (2018: 103, 110) 所指出，本文也認為雷州方言「竹」、「叔」和「肉」的[iɸ]韻僅與原始閩語的**yk 對應而說明原始閩南區方言中原始閩語的**yk、**yok 二韻仍保持著區別。這個區別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此外本文還探討與這兩個入聲韻相應陽聲韻的演變過程及相關閩南區方言音韻史問題。

本文第 5 章的論述要涉及 Norman (1981: 66-68) 所構擬原始閩語的**əŋ 和**ək。構擬這兩個原始閩語韻母時羅傑瑞先生所重視的是原始閩語**ə 和閩南區方言[a]之間的對應關係，如「冬」**əŋ 廈門方言讀作[təŋ¹]。與此同時他也瞭解到他所構擬**ə 在其他閩語當中的表現不那麼規律。於是他不得不解釋說 (Norman 1981: 68)：

In the case of *əŋ and *ək it is apparent that in a majority of the dialects used in this study it became rounded to some degree. An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əŋ and *ək derive from finals that had rounded vowels at an earlier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at this rounding was retained as an allophonic feature of the PM schwa.

其實**əŋ 和**ək 更有可能是後起的音值。原始閩語音系缺乏**uŋ 和**uk，所以羅傑瑞先生所說「rounded vowels」大概就是**u。[u]是標準元音 (cardinal vowel) 之一，幾乎所有的語言都有它。但發這個元音時嘴唇要圓而且往前擡出，所以調音比較吃力。我們完全可以假設**uŋ > *əŋ 和**uk > *ək，但難以假設**əŋ > *uŋ 和**ək > *uk。本文把 Norman (1981) 的**əŋ 和**ək 改為**uŋ 和**uk 並認為邵將區將樂方言[uŋ]和[u]裡的[u]就是原始閩語**uŋ 和**uk 裡**u 的直接保存。

¹ Bodman (1988: 407-408) 指出中山市三鄉方言與雷州方言共享這個音韻特點。

本文中國際音標的送氣符號一律在右上角用「^h」表示。調類一律用右上角的數字表示：1—陰平、2—陽平、3—上聲或陰上、4—陽上、5—去聲或陰去、6—陽去、7—陰入、8—陽入。音標後面的「聲！、韻！、調！」分別表示聲母、韻母、聲調（調類）不符合語音對應規律。本文用兩個星號**表示原始閩語形式。原始閩南區以及各個方言較早期的形式則用一個星號*來表示。本文中大括號 { } 表示意義，而單引號如「竹」、「肉」表示實際的詞語。本文以□表示本字不明。

本文中所用閩南區方言點的歸屬如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等 1988）：

閩南區泉漳片：廈門、泉州、漳平

閩南區潮汕片：海豐、潮州

閩南區雷州片：雷州

瓊文區府城片：海口

本文把瓊文區方言也理解為閩南區方言的一種並包括在討論的範圍內。本文所用的漳平方言是漳平永福方言。這個方言與一般泉漳片方言之間的差異非常大。²海豐方言也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潮汕片方言。潮州一帶潮汕片方言的使用者一般不能和海豐陸豐一帶的閩南區方言使用者對話。³

² 一位匿名評審專家提醒筆者說漳平永福方言以及鄰近的閩南區龍巖方言和大田方言都經歷過複雜的語言接觸歷史，以致於產生許多少見於其他閩南話區域的後起音變。筆者也承認漳平永福等三個閩南區方言受到了客家話等鄰近方言的影響。不過，其程度遠遠不如吳語甌江片對閩東區蒼南方言、浦城吳語對閩北區臨江方言或資溪一帶贛語對邵將區光澤方言的影響。比如，李如龍（2022: 158）指出包括光澤方言在內的舊邵武府閩語「與贛語相同的語音特點多達 15 項，而與閩語相同的特點只有 9 項」。跟這種情況相比，客家話對漳平永福等三個方言的影響微不足道。更不用說 Branner (2000) 所研究龍巖萬安鎮及其毗鄰地區全面並嚴重受到鄰近客家話等外方言影響的閩方言。漳平永福等三個方言不可同日而語。其次，就本文中所提起的各種音變而言，它們都可以在現有閩語音韻史的框架內理解。最後，正如 Norman (1989) 所指出閩語和客家話之間的譜系關係十分接近。既然如此，這兩個方言共享的口語層特點要理解為源自閩、客家共同原始語的特點。

³ 承蒙山東大學張燕芬副教授告知。

2. 對應例

在此首先列出閩南區方言中竹類字和綠類字的對應例。閩南區方言用七個方言點的材料。仙遊方言和古田方言分別代表了莆仙區和閩東區方言的一般情況，均為參考點。

竹類字僅有三例。

竹

海口 ?diok^7 | 雷州 tip^7 | 海豐 $\text{tiok}^7 \sim \text{ㄉ}$ | 潮州 tek^7 | 廈門 tik^7 | 泉州 tiak^7 | 漳平 tiok^7 ；仙遊 tyø^7 | 古田 tyk^7 ；原始閩語**yk

叔叔父

海口 $\text{tsip}^7 \sim \text{爸}$ | 雷州 tsip^7 單說 | 海豐 tsiok^7 阿~ | 潮州 tsek^7 阿~ | 廈門 tsik^7 阿~ | 泉州 tsiak^7 單說 | 漳平 $\text{tsok}^7 \square_{\text{an}^1} \sim$ ；仙遊 teyø^7 阿~ | 古田 teyk^7 丈夫的弟弟；原始閩語**yk

[說明]潮汕片「叔」字的韻母以[ek]為主。參看林春雨、甘于恩（2021: 460-461）。關於福建省境內閩南區方言中「叔」字的讀音，參看洪惟仁（2023: 190-191）。

肉

海口 hiok^8 | 雷州 hip^8 | 海豐 niok^8 | 潮州 nek^8 | 廈門 $\text{hik}^8 \sim \text{身}$ ：身體 | 泉州 hiak^8 豬~ | 漳平——；⁴仙遊 ny^8 聲! 韻! | 古田 nyk^8 ；原始閩語**yk

[說明][n]聲母的「肉」字讀音集中分布在潮汕片。參看林春雨、甘于恩（2021: 106-107）。⁵潮汕片「肉」字的韻母以[ek]為主。參看林春雨、甘于恩（2021: 458-459）。關於福建省境內閩南區方言中「肉」字的讀音，參看洪惟仁（2023: 262-263）。仙遊方言的[ny⁸]顯然是引自閩東區方言的外來讀音。

接著列出綠類字的五個對應例。

⁴ 漳平方言說「□」[ba⁷]。

⁵ 聲母[n]和[h]之間的交替也見於「年」的讀音。參看 Norman (1973: 235)。

綠

海口 liak⁸ | 雷州 liak⁸ | 海豐 liok⁸ | 潮州 lek⁸ | 廈門 lik⁸ | 泉州 liak⁸ | 漳平 liok⁸；仙遊 loʔ⁸ | 古田 luoʔ⁸；原始閩語**yok

燭

海口 tsiak⁷ 蠟燭，單說 | 雷州 tsiak⁷ 一種迷信品 | 海豐 tsiok⁷ 蠟~墜：燭淚 | 潮州 tsek⁷ 蠟~ | 廈門 tsik⁷ 蠟~ | 泉州 tsiak⁷ 蠟~ | 漳平 tsok⁷ 火~：火把；⁶仙遊 tsoʔ⁷ 蠟燭，單說 | 古田 tsuoʔ⁷ 蠟燭，單說；原始閩語**yok

粟稻穀

海口 siak⁷ | 雷州 tshiak⁷ | 海豐 tshio⁷ | 潮州 tshək⁷ | 廈門 tshik⁷ | 泉州 tshiak⁷ | 漳平 tshok⁷；仙遊 tshoʔ⁷ | 古田 tshuoʔ⁷；原始閩語**yok

曲

海口 xiak⁷ 歌~ | 雷州 k^hiak⁷ 歌曲 | 海豐 k^hiok⁷ 歌曲 | 潮州 k^hək⁷ 曲折 | 廈門 k^hik⁷ 唱~ | 泉州 k^hiak⁷ 唱~ | 漳平 k^hiok⁷ 單字音；仙遊 k^hyøʔ⁷ 歌~，韻！ | 古田 k^huoʔ⁷ 唱~；原始閩語**yok

玉

海口 zi⁶ 聲！韻！調！ | 雷州 ziak⁸ 單字音 | 海豐 giok⁸~因：小玉器 | 潮州 gek⁸ 單字音 | 廈門 gik⁸~器 | 泉州 giak⁸~器 | 漳平 giok⁸；仙遊 kyøʔ⁸ 韻！ | 古田 nyk⁸ 韻！；原始閩語**yok

[說明]閩東區福州方言讀作[ŋuoʔ⁸]，表示{玉石}。福州方言和閩南區方言之間的語音對應表示原始閩語韻母是**yok。

對應情況可以歸納如下。

⁶ 漳平方言{蠟燭}單說「蠟」[la⁶]。

| 原始閩語 | 海口 | 雷州 | 海豐 | 潮州 | 廈門 | 泉州 | 漳平 | 仙遊 | 古田 |
|------|--------------|------------|-----|-----|----|----|-----|------------|-----------|
| 竹類字 | <i>**yk</i> | ip、 iok | ip | iok | ek | ɪk | iak | iok、 ok | yø? yk |
| 綠類字 | <i>**yok</i> | iak | iak | iok | ek | ɪk | iak | iok、 ok | ɔ? uo? |

海口和雷州方言仍保存著竹類字***yk* 和綠類字***yok* 之間的區別，其餘則都合併這兩類。關於海口方言中[ip]和[iok]的分化以及漳平方言中[ok]和[iok]的分化留待後文進行討論。

3. 原始閩南區方言形式及其語音演變過程

正如 Bodman (1985: 18) 所指出，我們可以給原始閩北區方言的竹類字構擬**iuk*，並假設自原始閩語至原始閩南區方言之間發生了***yk > *yuk > *iuk*。⁷在雷州方言中**iuk* 經過**iuk^w > *ik^w*變成了[ip]。海口方言「叔~爸」[tsip⁷]的形成過程大概也是這樣。

閩南區方言中除了海口和雷州方言以外竹類字和綠類字合併，說明這兩類在原始閩南區方言中的音值接近。能分這兩類的莆仙區仙遊方言和閩東區古田方言中綠類字的主要元音是[ɔ]和[o]。我們參考這種讀音而給原始閩南區方言裡的綠類字擬作**iok*。

雷州方言中綠類字**iok* 的演變過程可以推測為：

綠類字 **iok* > **iək* > *iak*

Kwok (2018: 102-104) 沒有分開竹類字和綠類字而都擬作了**uuk*。但他沒有解釋**uuk* 的具體演變過程。**uuk > ip* 或**uuk > iak* 的音變幅度應該說都

⁷ 閩東區寧德虎頂方言中發生了這種語音演變，如「竹」**tyk⁷* 原始寧德方言 > *tyuk⁷* 虎頂。參看秋谷裕幸(2018: 612-614)。關於介音**y > iu* 的語音演變，可以參看陳凌(2017: 204-211)。

非常大，要有相關說明。張靜芬（2022: 89）則都擬作了**iək*。在筆者看來，**iək* 是稍微晚一點的階段才出現的音值。

在海豐方言和漳平方言中，竹類字**iuk* 和綠類字**iok* 合併成**iok*。海豐方言保存著這種細音讀法。而在漳平方言中**iok* 拼*tʃ 系聲母時要脫落介音**i*。這是以主要元音*a 和*o 為條件的介音脫落。⁸試比較：

⁸ 關於這個現象可以參看野原將揮、秋谷裕幸（2014: 348-349）。同樣的介音脫落也見於閩南區龍岩方言和大田方言。Kwok (2018: 164-168) 認為這是閩南區方言和閩中區方言之間接觸所引發的音變。一位匿名評審專家則提醒筆者說閩西閩客過渡區域的漳平、龍岩、大田，古細音字在特定聲母條件上丟失-i-，應與原始閩語讀音無關，丟失-i-的成因純粹是語言接觸或語言轉移（客方言話者講閩南語時的母語干擾）造成的，不能逕認為來自跟原始閩南語*tʃ 系的互動進而丟失-i-。陳筱琪（2019: 204-211）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筆者認為方言接觸說或母語干擾說有幾個疑問。(1)如果方言接觸導致該地區閩南區方言中一部分*tʃ 系聲母字丟失介音 i，我們就應該能夠發現其他同樣的接觸現象。比如，中古全濁聲母讀送氣塞音、塞擦音是客家話的重要音韻特點。不過，該地區的閩南區方言幾乎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影響。陳筱琪（2019: 166）舉出了七個聲母讀送氣音的例子。其中五個是古平聲字，即「貧球財求群」，比率很高。可以懷疑標準語的影響。「屐」的聲母在閩東區方言中也讀作送氣音，比如寧德九都方言讀作[k^hiap⁸]。「特」的聲母閩北區方言也讀作送氣音，比如建甌迪口方言讀作[t^he⁶]。可見，這些例子都難以說明問題。中古知組閩語讀塞音而客家話絕大多數字讀塞擦音是閩語和客家話之間很重要的區別之一。不過，對這個音韻特點來說，該地區閩南區方言與沿海地區閩南區方言之間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輔音韻尾的發展或鼻音聲母的發展方面也都有同樣的問題存在。如果真的曾發生改變音系面貌的大規模方言接觸或母語干擾，這種情況是不可思議的。(2)多數閩西客家話確實能分 ts 組聲母和 tʃ 組聲母。問題是這兩組的分布。比如，「紫」和「旨」（漳平永福 tsi³）、「修」和「收」（漳平永福 siu¹）、「新」和「身」（漳平永福 sin¹）、「村」和「春」（漳平永福 ts^hun¹）等漳平永福方言不能區分的字在多數閩西客家話當中一般都能夠區分。比如，連城四堡方言（筆者調查）：紫 ts¹≠旨 tʃ³ | 修 siəu¹、受 ʃəu⁶ | 新 sein¹≠身 ʃein¹ | 村 ts^həŋ¹≠春 k^huein¹（當來自早期的*tʃ^huein¹）。此外，閩語中「笑」、「惜疼愛」、「蓆」、「粟稻穀」等字的聲母屬於 tʃ 組（秋谷裕幸 2019）。閩西客家話則讀 ts 組。比如，連城四堡方言：笑 sio⁵ | 惜疼愛 sia⁷ | 蓆 ts^hia⁸。客家話 { 稻穀 } 不說「粟」。而「粟」在漳平永福方言裡的讀音[ts^hok⁷]合乎本文所建立的語音對應規律。(3)閩南區大田方言周邊沒有客家話分布，而龍巖閩南區方言周邊沒有閩中區方言分布。所以，要從方言接觸的角度去理解漳平永福等地閩南區方言中介音 i 的脫落，就要假設兩個不同的方言各自獨立對鄰近的閩南區方言起到了一個相同的限定性作用。(4)該地區閩南區方言中原始閩語**tʃ 系聲母（Norman 1974 的**tʃ 系聲母）演變都可以根據原始閩語以及 Kwok (2018) 所構擬原始閩南區方言韻母系統的框架來理解。這種**tʃ 系聲母的限定保存也見於閩北區建陽方言

| | 原始閩南區 | 海豐 | 漳平 |
|-----|----------------------------|----------------------------------|---------------------------------|
| 綠 | <i>*liok</i> ⁸ | liok ⁸ | liok ⁸ |
| 粟稻穀 | <i>*tʰiok</i> ⁷ | ts ^h iok ⁷ | ts ^h ok ⁷ |
| 借 | <i>*tsioʔ</i> ⁷ | tsioʔ ⁷ | tsio ⁷ |
| 照 | <i>*tʃio</i> ⁵ | tsio ⁵ | tso ⁵ |
| 寫 | <i>*sia</i> ³ | sia ³ | sia ³ |
| 車車輛 | <i>*tʰia</i> ¹ | ts ^h ia ¹ | ts ^h a ¹ |

海口方言中竹類字「叔」讀[ip]，「竹」和「肉」則讀[iok]。本文暫且認為這是方言接觸所造成的現象，而並不代表原始閩南區方言當中兩個不同韻母的保存。[ip]韻的形成過程與雷州方言的[ip]相同。[iok]則只能認為是**iuk*的進一步發展。由於[iok]和綠類字的原始形式**iok* 比較接近，我們不妨假設一個鏈移演變。即：

(Norman 1974: 28)。閩南區內部的整體對應情況可以參看曾南逸(2022: 719-720)。該文認為原始閩南區方言仍保存著原始閩語中**ts 系聲母和**tʃ 系聲母(Norman 1974 的**tʃ 系聲母)之間音位對立的痕跡。陳筱琪(2019)卻沒有涉及原始閩語的聲母系統(該書沒有引用 Norman 1974)。總之，方言接觸說或母語干擾說為了解釋該地區閩南區方言中*tʃ 系的聲母發展要假設高度限定性的接觸或干擾。比如，在漳平永福方言裡只有*ia(-)和*io(-)前面才受到鄰近客家話的影響。此時*tʃ 系的聲母的分布與客家話不盡相同，而符合原始閩語裡**tʃ 系的聲母的分布。該說還要假設其他方面客家話沒有帶來顯著的影響。這種情況是難以想像的。由此，本文認為原始閩南區方言中也要構擬具有音位價值的*tʃ 系聲母。對現代福建境內方言而言，ts 組和 tʃ 組的音位對立或其痕跡集中分布在福建山區，不管是閩語還是客家話。漳平、龍岩和大田方言中這兩組聲母對立的痕跡也是這個區域特點分布區的現象。這個問題的性質與「妹」、「艾草名」、「露」和「樹」、「鼻名詞」等字讀陽去還是讀陰去的問題相似。大多數閩南區方言把這些字讀作陽去，而漳平、龍岩、大田一帶的方言與眾不同讀作陰去。對鼻音和流音聲母的字而言，客家話也讀陰去。比如，「露」漳平永福讀作[lou⁵]，廈門讀作[lɔ⁶]，四堡讀作[lu⁵]。此時陳筱琪(2019: 217)認為這種特點是「閩語特點」。這大概是因為閩東區方言中也有同樣的現象出現。其實，這是原始閩語中兩套濁塞音、塞擦音、鼻音和流音聲母逢去聲時的表現(Norman 1973: 232-233)。閩南區方言中只有漳平、龍岩、大田一帶的方言才把這種原始閩語裡的聲母對立保存了下來。鄰近的客家話中拼鼻音和流音聲母時也有同樣的現象。這不是客家話受到周邊閩語影響而產生的現象而是源自閩、客家共同原始語的現象(Norman 1989: 330-333)。情況與 ts 組和 tʃ 組的音位對立平行。

| | | | | | | | |
|-----|-------------|---|-------------|---|-------------|---|------------|
| 竹、肉 | *iuk | > | | > | *iok | > | iok |
| 綠類字 | *iok | > | *iək | | | > | iak |

由於綠類字***iok**先變成了***iək**，竹類字「竹」和「肉」才有條件變成***iok**。綠類字***iok** > ***iək** > **iak**的演變與雷州方言的綠類字相同。

泉州方言中竹類字和綠類字都變成了[**iak**]，應該經歷了***iək**的階段。問題是兩類字的具體合併過程。經歷了***iok**的階段還是***iuk**和***iok**直接合併成***iək**目前難以決定。由於海豐和漳平方言的竹類字以及海口方言中竹類字「竹」和「肉」都要假設***iuk** > ***iok**的演變，所以本文暫且認為泉州方言的竹類字也經歷了同樣的演變過程。即：

| | | | | | | | |
|-----|-------------|---|-------------|---|-------------|---|------------|
| 竹類字 | *iuk | > | *iok | > | *iək | > | iak |
| 綠類字 | *iok | | | | | | ↗ |

潮州方言的[**ek**]和廈門方言的[**ik**]是同一類讀音。這兩個方言中的演變過程可以推測如下：

| | | | | | | | |
|-----|-------------|---|-------------|---|-------------|---|----------------------------|
| 竹類字 | *iuk | > | *iok | > | *iək | > | ek 潮州； ik 廈門 |
| 綠類字 | *iok | | | | | | ↗ |

Kwok (2018: 98-99) 所構擬原始閩南區方言中已經存在***iok**，但是例字當中「屬」、「續」和「祝」當為書面語，除雷州方言的[**siak**⁸]以外「贖」的讀音也都是文讀音。而且這些字的讀音與上文所構擬綠類字***iok**的表現不一致。下面以「祝」為例：

祝單字音

海口 **tsok**⁷ | 雷州 **tsək**⁷ | 海豐 **tsiok**⁷ | 潮州 **tsok**⁷ | 廈門 **tsiək**⁷ | 泉州 **tsiək**⁷ | 漳平 **tsiok**⁷；仙遊 **teyø?**⁷ | 古田 **teyk**⁷

Kwok (2018) 認為原始閩南區方言中已經存在文讀層。不過，至少對他所構擬***iok**韻的轄字來說，除了雷州方言「贖」[**siak**⁸]以外，恐怕都不能追溯到原始閩南區方言階段。

4. 與竹類字和綠類字相應的陽聲韻

與原始閩南區方言的竹類字**iuk* 和綠類字**iok* 相應的陽聲韻只有一個，下文稱之為「龍類字」。張靜芬(2022: 85-86)擬作了**iəŋ*，Kwok(2018: 100-102)則把它擬作了**uŋ*。以下舉出若干對應例。

龍

海口 *lian*²~滾風：龍捲風 | 雷州 *lian*²~風：龍捲風 | 海豐 *lion*² | 潮州 *leŋ*² | 廈門 *liŋ*² | 泉州 *liŋ*² | 漳平 *lion*²；仙遊 *lyøŋ*² | 古田 *lyŋ*²；原始閩語**yŋ

舂

海口 *tsian*¹~粟：把稻穀放在臼裡搗去外殼 | 雷州 *tsian*¹~米 | 海豐 *tsion*¹~舂：把米舂成粉末 | 潮州 *tseŋ*¹ 單字音 | 廈門 *tsiŋ*¹~米 | 泉州 *tsiŋ*¹~米 | 漳平 *tsoŋ*¹ 單字音；仙遊 *teyøŋ*¹~米 | 古田 *teyŋ*¹~米；原始閩語**yŋ

腫

海口 *tsian*³ | 雷州 *tsian*³ | 海豐 *tsion*³ | 潮州 *tseŋ*³ 單字音 | 廈門 *tsiŋ*³ | 泉州 *tsiŋ*³ | 漳平 *tsoŋ*³ 單字音；仙遊 *teyøŋ*³ | 古田 *teyŋ*³；原始閩語**yŋ

銃

海口—— | 雷州—— | 海豐 *ts^hion*⁵~子：子彈 | 潮州—— | 廈門 *ts^hiŋ*⁵ 拍~：to shoot with a gun or fire-arms | 泉州 *ts^hiŋ*⁵ 槍 | 漳平 *ts^hoŋ*⁵~樓：炮樓；仙遊 *te^hyøŋ*⁵ 槍 | 古田 *te^hyŋ*⁵ 槍；原始閩語**yŋ

窮_{形容詞}

海口 *kian*² | 雷州 *kian*² | 海豐 *k^hiau*² 聲！韻！ | 潮州 *keŋ*² 單字音 | 廈門 *kiŋ*² | 泉州 *kiŋ*² | 漳平 *kion*²；仙遊——⁹ | 古田 *kyn*²；原始閩語**yŋ

□_{彩虹}

海口 *xian*⁶ | 雷州 *k^hian*⁴~尿：一邊出虹，一邊下雨的自然現象 | 海豐 *k^hion*⁴ | 潮州 *k^heŋ*⁴ | 廈門 *k^hiŋ*⁶ | 泉州 *k^hiŋ*⁴ | 漳平 *han*²天~，聲！韻！調！；仙遊 *k^hoŋ*⁶ 韻！ | 古田 *k^hyŋ*⁶；原始閩語**yŋ

可見，除了泉州方言以外，閩南區方言中龍類字的表現與竹類字（除海

⁹ 仙遊方言說「慘」[ts^haŋ³]。

口和雷州以外) 和綠類字平行。即：

| | 海口 | 雷州 | 海豐 | 潮州 | 廈門 | 泉州 | 漳平 | 仙遊 | 古田 |
|-----|--------|-----|-----|----|----|-----|--------|-----|-----|
| 竹類字 | ip、iok | ip | iok | ek | ik | iak | iok、ok | yøʔ | yk |
| 綠類字 | iak | iak | iok | ek | ik | iak | iok、ok | ɔʔ | uoʔ |
| 龍類字 | ian | ian | ion | en | in | in | ion、on | yøŋ | yn |

在能區分竹類字和綠類字的海口和雷州方言中，龍類字與綠類字平行。不過，這只能說明在這兩個方言中龍類字經歷了**ion* > **iøn* 的階段。這個階段的**ion* 也可以來自**iuŋ*，如海口方言中竹類字「竹」和「肉」的演變。Kwok (2018: 93-94) 已經構擬了**ion*。這也是一個文讀專用韻，該書的例字是「充」、「茸」、「勇」和「終」。上文第3章裡已經指出 Kwok (2018: 98-99) 所構擬與**ion* 相應的文讀專用韻**iok* 恐怕不能追溯到原始閩南區方言階段。Kwok (2018) 所構擬**ion* 應該也是這樣，也不能追溯到原始閩南區方言階段。那麼，龍類字的原始閩南區方言形式我們既可以擬作**iuŋ* 也可以擬作**ion*。問題是在現有的材料中我們尚未發現原始閩南區方言**i-ŋ* 的韻母結構裡**u* 和**o* 的對立例。不過，從竹類字**iuk* 和綠類字**iok* 的音位對立來看，我們有理由推測**i-ŋ* 裡的**u* 或**o* 應該也具有音位價值。Norman (1969: 192) 把這種情況稱作「irretrievable (不可復原)」。古音構擬的過程中這種問題是在所難免的。Baxter and Sagart (2014) 裡把他們的上古音中這種不可復原的原始語音用括號[]括起來。本文仿之，把原始閩南區方言中龍類字標作**i[u]ŋ*。**[u]*究竟是**u* 還是**o* 的問題待考。

潮州、廈門和泉州方言中的讀音[en in in]都可以理解為**i[u]ŋ* > **iøn* 的進一步發展。在海口和雷州方言裡則發生了**ə* > *a* 的推移，**iøn* 變成了[ian]，與綠類字平行。海豐方言和漳平方言的[ion]乃是**i[u]ŋ* 的另外一種發展形式。和入聲韻一樣，漳平方言中早期的**ion* 拼早期的*tʃ 系聲母時要脫落介音**i*。這是以主要元音**a* 和**o* 為條件的介音脫落。試比較：

| | 原始閩南區 | 海豐 | 漳平 |
|-----|-----------------------------|-------------------|-------------------|
| 龍 | <i>*li[u]ŋ²</i> | liŋ ² | liŋ ² |
| 春 | <i>*tʃi[u]ŋ¹</i> | tsiŋ ¹ | tsŋ ¹ |
| 饗味淡 | <i>*tsiã³</i> | tsiã ³ | tsiã ³ |
| 正~月 | <i>*tʃiã¹</i> | tsiã ¹ | tsã ¹ |

以上可以總結如下：

| | | | | | |
|----------|---------------|---|-------------|---|-------------------|
| 海口、雷州 | <i>*i[u]ŋ</i> | > | <i>*iəŋ</i> | > | iaŋ |
| 海豐、漳平 | <i>*i[u]ŋ</i> | > | | > | ioŋ |
| 潮州、廈門、泉州 | <i>*i[u]ŋ</i> | > | <i>*iəŋ</i> | > | eŋ 潮州、iŋ 廈門、iŋ 泉州 |

5. 閩南區方言的[*aŋ/k*]韻和 **ə > a* 的推移

上文中假設了閩南區音韻史上 **iək > iak* (海口、雷州、泉州) 和 **iəŋ > iaŋ* (海口、雷州、泉州) 的語音演變，都包含著 **ə > a* 的推移。這是晚於原始閩南區方言階段所發生的。正如 Norman (1981: 66-68) 所指出，也有發生在早於原始閩南區方言的 **ə > a*。此舉二例。

屎

海口 tai³ | 雷州 sai³ | 海豐 sai³ | 潮州 sai³ | 廈門 sai³ | 泉州 sai³ | 漳平 sai³; 仙遊 ɬai³ | 古田 sai³; 原始閩語 ***əi*

樓

海口 lau² | 雷州 lau² | 海豐 lau² | 潮州 lau²~梯 | 廈門 lau² | 泉州 lau² | 漳平 lau²; 仙遊 lau² | 古田 lau²; 原始閩語 ***əu*

由於莆仙區和閩東區也共享 ***əi > ai* 和 ***əu > au* 的語音演變，那麼，它們應該發生在早於原始閩南區方言以及原始東部閩語階段。

可見，**ə > a* 既發生在早於原始閩南區方言的階段也發生在晚於它。

在此我們探討發生在晚於原始閩南區方言的 **ə > a* 在閩南區方言音韻史

研究上的作用。

現代閩南區方言一般都有[an]韻和[ak]韻。方言之間的語音對應十分穩定。在此讀[an]的字和讀[ak]的字分別稱作「蟲類字」和「讀類字」。以下舉出四個例子。

蟲

海口 han²~娘:蟬 | 雷州 t^han² | 海豐 t^han² | 潮州 t^han² 單字音 | 廈門 t^han² | 泉州 t^han² | 漳平 t^han² 蠶; 仙遊 t^han² | 古田 t^høyŋ²; 原始閩語**uŋ

送

海口 tan⁵ | 雷州 san⁵ | 海豐 san⁵ | 潮州 san⁵ 單字音 | 廈門 san⁵ | 泉州 san⁵ | 漳平 san⁵; 仙遊 lan⁵ | 古田 søyŋ⁵; 原始閩語**uŋ

讀~冊:學習

海口 hak⁸~書 | 雷州 t^hak⁸ 單字音 | 海豐 t^hak⁸ | 潮州 t^hak⁸ 單字音 | 廈門 t^hak⁸ | 泉州 t^hak⁸~書 | 漳平 t^hak⁸; 仙遊 t^haʔ⁸~書 | 古田 t^høyk⁸~書; 原始閩語**uk

六

海口 lak⁸ | 雷州 lak⁸ | 海豐 lak⁸ | 潮州 lak⁸ 單字音 | 廈門 lak⁸ | 泉州 lak⁸ | 漳平 lak⁸; 仙遊 laʔ⁸ | 古田 løyk⁸; 原始閩語**uk

由於幾乎所有的閩南區方言把蟲類字的韻母讀作[an]，讀類字的韻母則讀[ak]，所以把這兩類的原始閩南區形式擬作*aŋ 和*ak 乍看是唯一的選擇。

問題是原始閩南區方言中帶有*ŋ、*k 尾的韻母系統。如果不包括明顯的文讀音，¹⁰原始閩南區方言的*ŋ 尾韻只有兩個，即：*aŋ（蟲類字）和*i[u]ŋ（龍類字），*k 尾韻則只有三個，即：*ak（讀類字）、*iuk（竹類字）和*iok（綠類字），¹¹都不能形成平衡的韻母系統，如：

¹⁰ 對 Kwok (2018) 的原始閩南區方言音系而言，是*iŋ、*oŋ、*ioŋ、*uoŋ 以及*ik、*ok、*iok、*uok。

¹¹ 可能還要構擬「國」的原始閩南區方言韻母。

iuk* 竹肉iok* 綠燭**ak* 讀六

在此我們不妨假設**aŋ* 和 **ak* 分別來自早期的**əŋ* 和 **ək*，而且 **ə > a* 也有可能發生在晚於原始閩南區方言階段。¹²

下面以雷州方言為例探討這一可能性。試比較：

| | | | | | |
|----|---------------|---|------------------------|---|-----|
| 雷州 | A | > | B | > | aŋ |
| | <i>*i[u]ŋ</i> | | <i>*iəŋ</i> | | iaŋ |
| | C | > | D | > | ak |
| | <i>*iuk</i> | | <i>*ik^w</i> | | ip |
| | <i>*iok</i> | | <i>*iək</i> | | iak |

按照本文的框架，能夠填進 A 和 B 的當為 **[u]ŋ* 和 **əŋ*，填進 C 和 D 的則為 **[u]k* 或 **ok* 和 **ək*。那麼，以上的語音演變過程就可以轉寫成：

| | | | | | |
|----|---------------|---|------------------------|---|-----|
| 雷州 | <i>*[u]ŋ</i> | > | <i>*əŋ</i> | > | aŋ |
| | <i>*i[u]ŋ</i> | | <i>*iəŋ</i> | | iaŋ |
| | <i>*[u]k</i> | | <i>*ək</i> | | ak |
| | <i>*iuk</i> | | <i>*ik^w</i> | | ip |
| | <i>*iok</i> | | <i>*iək</i> | | iak |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稍微平衡一點的原始閩南區方言 **ŋ/k* 尾韻母系統。¹³即：

¹² 請注意，我們觀察不到能夠追溯到早於原始沿海閩語階段的陽聲韻和人聲韻當中 **ə > a* 的推移。

¹³ 一位匿名評審專家提醒筆者說 **i[u]ŋ* 和 **iuk* 能否改為 **yŋ* 和 **yk*。這是有可能的方案之一。

*[u]ŋ 蟲送 *i[u]ŋ 龍春

以及

*[u]k 讀六 *iuk 竹肉
*iok 綠燭

*ŋ 尾和*k 尾只分布在*u 和*o 即圓唇後高元音和圓唇後半高元音的後面。而且這個原始形式也能解釋其他閩南區方言的語音演變。以下以海豐方言和廈門方言為例。

| | | | | | |
|----|--------|---|------|---|-----|
| 海豐 | *[u]ŋ | > | *əŋ | > | aŋ |
| | *i[u]ŋ | | | | ioŋ |
| | *[u]k | > | *ək | > | ak |
| | *iuk | | | | iok |
| | *iok | | | | ↗ |
| 廈門 | *[u]ŋ | > | *əŋ | > | aŋ |
| | *i[u]ŋ | > | *iəŋ | > | iŋ |
| | *[u]k | > | *ək | > | ak |
| | *iuk | > | *iək | > | ik |
| | *iok | | | | ↗ |

以上原始閩南區方言中*[u]ŋ 和*[u]k 的構擬只有語音系統方面的證據，

在筆者看來，原始閩南區方言中至少有三個以*y 為主要元音的韻母，即*y(「豬」、「去」等字。Kwok 2018: 99-100 擬作了*un) 和*yn(「根」、「近」等字。Kwok 2018: 100 擬作了*un)、*yt(「□稠」。Kwok 2018 沒有構擬這個韻母)。「□稠」*kyt⁸ 在閩南區各地的讀音如下：海口 kit⁸ | 雷州 kiek⁸ | 海豐 kit⁸ | 潮州 kuuk⁸ | 廈門 kit⁸_{ok⁸o³~}：很稠 | 泉州—— | 漳平 kit⁸。除了廈門方言以外，與上述竹類字的韻母表現完全不平行。所以本文還是傾向構擬*i[u]ŋ 和*iuk。原始閩南區方言中*y 可以作為介音。比如，「倚站立」的原始韻母當為*ya，「件」的原始韻母則為*yä。關於*ya 和*yä，參看陳筱琪(2019: 224-235)。

而缺乏音值方面的直接證據。¹⁴目前只不過是有可能的方案之一而已。儘管如此，研究閩南區方言音韻史時晚於原始閩南區方言階段所發生 **ə > a* 可以說是一個需要考慮的現象之一。¹⁵

6. 與原始閩東區方言比較

閩東區方言中同樣也可以設立竹類字、綠類字以及龍類字、蟲類字、讀類字，與閩南區方言構成一對一的對應。在此順便進行原始閩南區方言形式與原始閩東區方言形式之間的比較。以下原始閩東區方言根據秋谷裕幸（2020: 851-858）的方案。PEM 則是 Norman (1969) 所構擬的 Proto Eastern Min，即原始東部閩語。

| | 原始閩南區 | 原始閩東區 | PEM | 原始閩語 ¹⁶ |
|---|----------------------------------|--------------------------------|--------------------------------|--------------------|
| 蟲 | * ^h [u]ŋ ² | * ^h uŋ ² | * ^h eŋ ² | ** -uŋ |
| 讀 | * ^h [u]k ⁸ | * ^h uk ⁸ | * ^h ek ⁸ | ** -uk |
| 龍 | *li[u]ŋ ² | *lyŋ ² | *liuŋ ² | ** -yŋ |
| 竹 | *tiuk ⁷ | *tyk ⁷ | *tiuk ⁷ | ** -yk |
| 綠 | *liok ⁸ | *luoʔ ⁸ | *liuk ⁸ | ** -yok |

除了綠類字以外，原始閩南區方言和原始閩東區方言高度一致。原始東部閩語形式當改為「蟲」*^huŋ²、「讀」*^huk⁸、「龍」*lyŋ²、「竹」*tyk⁷，韻母與原始閩語一致。¹⁷怎麼構擬原始東部閩語中綠類字的介音還不太清楚。但主要元音和輔音韻尾應該是*ok。我們可以推測原始閩東區方言中以

¹⁴ 關於間接證據，參看下文第 6 章。

¹⁵ 原始閩南區方言中*uŋ 的構擬也有利於解釋閩南區方言中量詞「雙」saŋ¹~siaŋ¹ 的交替。參看秋谷裕幸、野原將揮（2022: 13）。關於福建境內閩南區方言中「雙」字的讀音，參看洪惟仁（2023: 168-169）。

¹⁶ 只標出韻母。

¹⁷ *yŋ 和*yk 如果擬作*iuŋ 和*iuk，自原始閩語至原始閩東區方言之間要假設回頭演變。比如「竹」**tyk^{tone4} > *tiuk⁷ 原始東部閩語 > *tyk⁷ 原始閩東區。

主要元音為條件*k 尾的弱化是在原始東部閩語階段以後才發生的。

這樣看來，原始閩南區方言中主要元音音值難以決定的*[u]ŋ、*[u]k 和*[i]uŋ 更有可能是*uŋ、*uk 和*iuŋ 而不是*oŋ、*ok 和*ioŋ。音韻史追溯得越遠，具體音值越接近。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7. 結語

原始閩南區方言仍保存著原始閩語**yk 和**yok 之間的區別，前者發展為*iuk，後者則發展為*iok。但相應的陽聲韻只有一個，可以標作*[i]uŋ。原始閩南區方言中可能還存在著與它們相應的洪音*[u]k 和*[u]ŋ。

多數閩南區方言的陽聲韻除了[m n ŋ]尾韻以外還有鼻化韻，入聲韻除了[p t k]尾韻以外還有[ʔ]尾韻。這種複雜的陽聲韻和入聲韻系統來自什麼樣的原始韻母系統是閩南區方言音韻史的關鍵問題之一。對這個問題，本文提出了原始閩南區方言中*ŋ/k 尾韻只分布在圓唇後高元音和圓唇後半高元音之前這一初步觀點。

方言材料來源

海口：陳鴻邁（1996, 1997）；雷州：張振興、蔡葉青（1998）、吳茂信、梁建中（2017）；海豐：羅志海（1995, 2000）；潮州：北京大學（2005, 2008）；廈門：Douglas (1873)、北京大學（2005, 2008）¹⁸；泉州：林連通（1993）；漳平：張振興（1992）；古田（大橋）：秋谷裕幸、陳澤平（2012）；仙遊：秋谷裕幸調查；福州：陳澤平、林勤（2021）。

¹⁸ 音系採用了北京大學（2005, 2008）裡的音系。

引用文獻

- Baxter, William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dman, Nicholas. 1985. 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ua.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20: 2-20.
- _____. 1988. Two divergent Southern Min dialects of the Sanxiang district, Zhongshan, Guangdong.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9.2: 401-423.
- Branner, David Prager. 2000.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in and Hakka*.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Trübner & Co.
- Kwok, Bit-Chee. 2018. *Southern Mǐ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 _____.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_____.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 _____.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_____. 1989. What is a Kèjiā Dialect? In *Proceedings of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 Paleography*, 323-34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8.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5. 《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重印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 2008.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重印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李如龍. 2022. 《福建方言與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吳茂信、梁建中（編）. 2017. 《雷州話字音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陳鴻邁. 1996. 《海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_____. 1997. 《海口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陳凌. 2017. 《贛方言濁音走廊語音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陳筱琪. 2019. 《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 陳澤平、林勤. 2021. 《福州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曾南逸. 2022. 〈原始閩語**tʂ* 組聲母字在閩南方言中的兩類洪細對應〉。《中國語文》2022.6: 717-720。
- 林春雨、甘于恩. 2021. 《廣東東部閩方言語音地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洪惟仁. 2023. 《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臺北：臺灣語文學會。
- 秋谷裕幸. 2018.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_____. 2019. 〈閩語中讀同章組的精組字〉。《聲韻論叢》23: 77-98。
- _____. 2020. 《閩東四縣市方言調查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 《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秋谷裕幸、野原將揮. 2022. 〈閩語中來自**m.r*-和**ŋ.r*-的來母字〉。《辭書研究》2022.5: 3-23。
- 野原將揮、秋谷裕幸. 2014. 〈也談來自上古**ST*-的書母字〉。《中國語文》

2014.4: 340-350。

張靜芬. 2022.《閩南方言的歷史比較及語音構擬》。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振興、蔡葉青. 1998.《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羅志海. 1995.《海豐方言》。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

_____（編纂）. 2000.《海豐方言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16日收稿；2023年6月29日第一次修訂；2023年7月24日第二次修訂；2023年8月4日接受刊登]

秋谷裕幸

日本愛媛大學法文學部

kiyokoyaeko@gmail.com

The Finals **iuk* and **iok* of Proto-Southern Min and Related Issues

Hiroyuki AKITANI

Ehime University

Proto-Southern Min still preserv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yk* and ***yok* of Proto-Min. The former developed into **iuk*, and the latter into **iok*, although we have only one corresponding final with a nasal ending, which can be transcribed as **i[u]ŋ*. Proto-Southern Min probably also has **[u]k* and **[u]ŋ*, which have no medial and correspond to **iuk* and **i[u]ŋ*, respectively.

Key words: Proto-Southern Min, Proto-Min, phonological history, **iuk*,
**iok*

